

人文中国丛书

赶马人的城

陈约红 著

大地在苏醒，舒展开山脉的臂膀；深深浅浅的绿色，交织成一床厚实壮阔的植被，那绒秀的植被下，仿佛有一个巨大的胸膛在起伏着，我感觉到了他的形体，他的呼吸，他那充溢的活力。



人文中国丛书

赶马人的城

陈约红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赶马人的城 / 陈约红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人文中国丛书)

ISBN 7-5306-3268-X

I. 赶...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19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字数 176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4.00 元

大地在苏醒，舒展开山脉的臂膀；深深浅浅的绿色，交织成一床厚实壮阔的植被，那绒秀的植被下，仿佛有一个巨大的胸膛在起伏着，我感受到了他的形体，他的呼吸，他那充溢的活力。



前言

对老家湖南的印象是一片雨。

那雨从我们出门就淅淅沥沥，飘个不停。天空雾蒙蒙的，地上一片泥泞。雨中，奶奶撑着一把红油纸伞，抱着我看湘江。

那阔大的水面雨雾弥漫，望不到边，很多船只在挤来挤去。奶奶嘴里絮絮叨叨叮嘱着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我的注意力被一只小青蛙吸引了。它在一个不深的，尽是雨点打出的圆圈儿的水洼里跳着，黄绿色的背脊，鼓鼓的眼睛。它努力想跳出那个小坑，一次一次，但总是落进泥水里。

我不知道我正奔向一条遥远的大河，像那只青蛙一样。

一条尘土飞扬、没有尽头的黄泥公路。从湖南到云南，没日没夜地坐汽车。途中宿在一个小客栈，摇摇晃晃的木楼，吱嘎作响的楼梯，很小的房间，稀疏的板壁上裱着旧墙纸，风一吹呜呜响。有一棵布满虫眼的木柱直通楼下，透过缝隙很大的朽木地

板，我看见楼下是马厩，有许多马匹在挤来挤去，一大股刺鼻的马粪和草料的混合味从楼板缝里冲上来，熏得我眼睛痛。

我在地板上逗那只小青蛙，它正扑扑扑跳得欢呢！突然它跳起来，一个筋斗，滚落到一边就消失了。我猜想它是从木柱边的缝隙里掉下去了。

我跑下楼，马厩里很亮，一个赶马人正在做着什么，脸膛黄黑，牙齿很白。他惊讶地说：“青蛙？青蛙会跳到马厩里么？”

我仰脸看着他的黑脸膛，那双睫毛浓密的眼睛很亮，饱含着笑意。

满地都是捆扎得结结实实的马驮子。赶马人的同伴聚在那儿，都很黑，瘦削。身上穿得层层叠叠，还披着肮脏的羊皮褂。他们谁也顾不上同我说话，只忙着收拾货物，往驮子上插竹烟筒，塞一些零碎的东西。马儿们急不可耐地刨着蹄子，推推搡搡往门口挤。

那些马毛色斑驳，精干矮小。驮子一压在马背上，那马肚子就鼓起来。

有一匹黄马却不压驮子。马背上只象征性地搁了只铜罗锅，还有一小捆干松枝。那马结实威武，笼头上缀着红缨，脑门上是一个红绣球，当中镶着面大圆镜。周围还有许多亮晶晶的镜片和玻璃珠子，辔下还挂着一只大铜铃。它很矜持地站在那儿不动，偶尔摆一摆头，铜铃就发出一阵好听的叮叮声。

我们坐的汽车就停在外面，浑身黑糊糊的，像一只陈旧的破箱子。

那个亮眼睛的赶马人哧一笑，说：“你们的汽车追不上我的马。”

“走啦！”他对我挥挥手，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驾地吆喝一声，马儿出了院门。

戴铜铃的马走在了最前面。长长的马队很快消失在山路上。那儿云雾漫漫，大山重重。有好些天，我们的汽车竟然一直跟着马帮走。

我牢牢地记着那些赶马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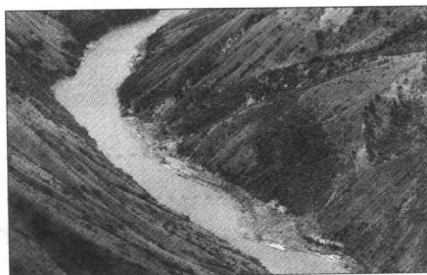
没想到我真的到了一座赶马人的城，而且从此不再放弃。那儿有我的很多朋友，他们始终将我算做一家人，在昆明每年有个同乡聚会，他们总忘不了通知我。在我离开那儿二十多年之后，他们仍把我称做老乡。“你是我们的人！”他们说，很固执。我说我要写一本给他们的书，他们是那么高兴，有的热心地帮我寻找资料，拍摄照片；有的积极提供线索，一点一滴地回忆着很多遥远的事……

我从他们那儿总能获得信赖和安全感。

在我后来很长的游历中，很难再接触到像他们那样的人。他们矜持，他们含蓄；他们处事平和，为人友善；他们聪明朴实，心态怡然……

奶奶说过：“无毛的鸡仔天保佑。”

那儿是我的一片天。



目 录

前言.....	(1)
第一辑 江外	
赶马人的城.....	(3)
1932 年的葬礼.....	(34)
江外“不夜城”.....	(38)
无契之约.....	(47)
美人阿珠.....	(58)
天韵山情.....	(65)
山中奇遇.....	(69)
最后的驿站.....	(79)
第二辑 驿路上	
马老板的故事.....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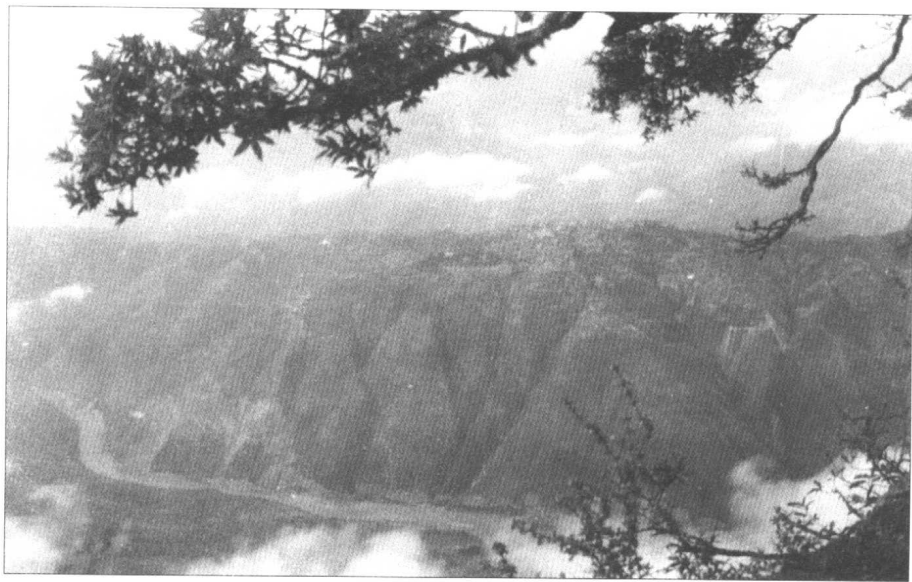
烟帮传奇·····	(97)
枪祸·····	(105)
七响铜铃·····	(109)
双枪老歪·····	(115)
阿里老表·····	(119)
失落的玫瑰·····	(139)

第三辑 往事

昆明的表哥·····	(145)
一个人与一匹马的故事·····	(151)
追香坝罕·····	(156)
红河,红河·····	(160)
往事·····	(165)
百河九冲·····	(172)
申诺的龙潭·····	(179)
群山之母·····	(189)
花树·····	(203)
鼓声与火光·····	(212)
喊月亮·····	(217)
宝蓝色的鱼·····	(221)
哦,迤萨·····	(224)
永远的漂泊者·····	(232)
后记·····	(237)

第一辑

江 外



赶马人的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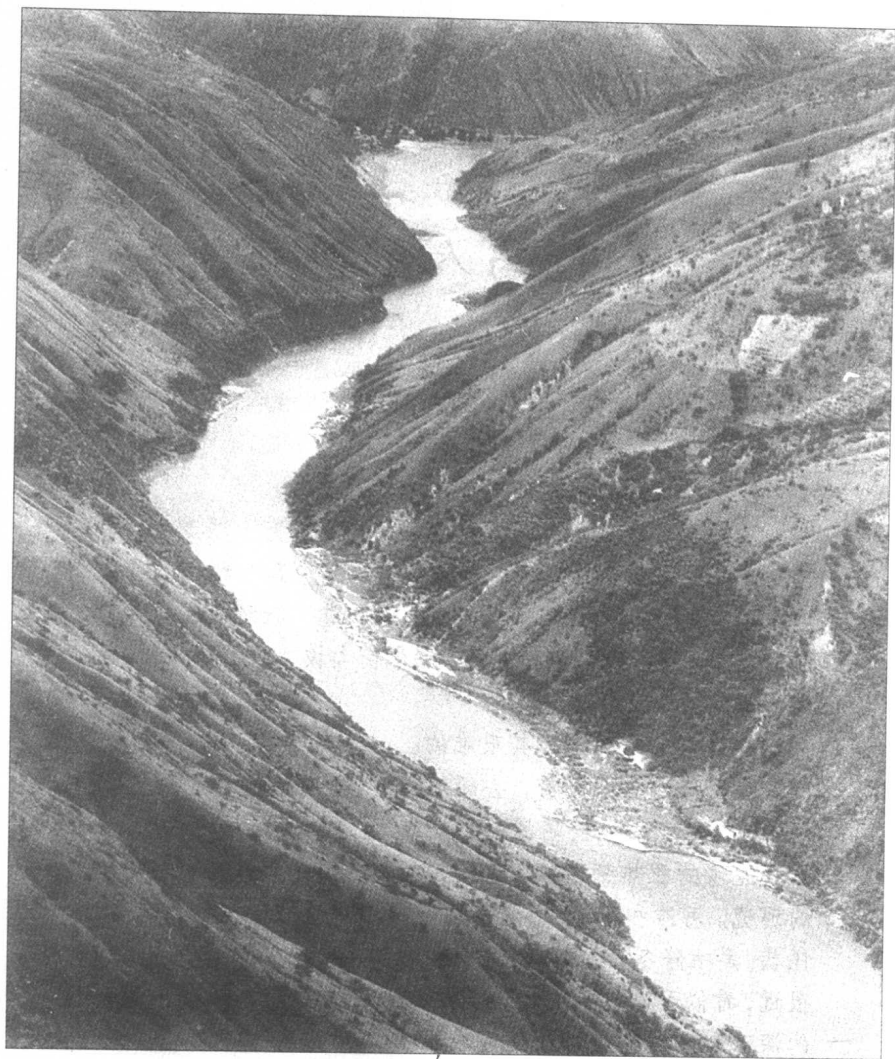
那座赶马人的城在地理上并不遥远。

从云南省城昆明南行，经燕子翩跹的滇南古城建水，再穿过油菜花盛开的石屏坝子，伴着碧波荡漾、荷叶团团的异龙湖一直往前走，路在湖尾那儿伸向山里，进了红河峡谷。伴着红河，在起伏的山岭上盘桓一阵，下牛街大坡，过红河，很快就能到达那座城了。

那路走起来却是极其艰难的。

在没修通公路之前，去那里只能骑马或步行，那茅草丛生的山路，坎坷、狭窄、崎岖、险峻，忽而隐藏到深深的谷底，在一片片肥硕的亚热带植物阴影下潜行，箐底通常都有一条很汹涌的河流。河滩和激流中，满是雨季发山洪时冲下来的巨石，奇形怪状，黑咕隆冬，光溜溜的无棱无角。有时几块巨石排列的距离很近，看似可以跳跃而过，就像金沙江上的虎跳石，但实际那样的深邃和激流却足以让任何人胆怯。

跃出深箐的阴影，路又像箭头似的直指云端。无数对峙的险峰，突兀的陡崖，构成了层出不穷的重重峡谷。沿途参差交错



红河

的悬石山壑，将路挤兑勾勒成一股细线，很多地方像巴蜀山中那些古老的栈道，几乎是贴在崖壁上，没有任何护墩和标识。在这种路上行走，人和马都得极其小心，稍不留神就会滚下深涧，尸骨难收。

红河就在路边蜿蜒，泛着凝重的红褐色，流得缓慢而沉着。由于山势的变化，那河时而狭窄皱缩，时而宽阔舒展。但这却是哀牢山脉间最大最长的河流，起源于滇西，横贯滇中、滇南，又流经越南出海。而且这也是哀牢山脉间最喜怒无常的河，安静时温柔秀美，水面泛着淡淡的金红色；粗野时却狂放无比，洪流滚滚，连最结实的钢筋混凝土大桥也会被冲得稀里哗啦。

站在红河谷往两岸看去，一眼就能看出山势的明显差别：北岸和缓娟秀，一片片云南松和木兰树亭亭玉立，花花草草都显得妩媚；南岸则粗蛮雄峻，茁壮的树木，蓬勃的野草，嶙峋的山石，暴裸的红土，什么都显得野气十足。

滇南的哈尼族人以红河为界，称北岸为内地，南岸为江外。

对于江外的定义，云南人给予的词是蛮荒、瘴疠、偏僻、封闭、贫穷和落后……

紧靠红河的北岸，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国家级文化名城建水（也称临安），这座古城被冠以“滇南邹鲁”、“文献名邦”的美誉，以中原文化气氛的浓郁繁盛而著称。那里有着比北京天安门还早修建二十多年的雄伟城楼，有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的文庙；那里曾出过数代朝廷命官，出过翰林、举人、文官武将；那里是“进士满街走，秀才家家有”，是“一朝考显名，临安占半榜”；那里的人很君子风度，开口之乎者也，动辄行礼鞠躬；那里有“将军第”，有“翰林府”，有“太史巷”，有书院和学府……中华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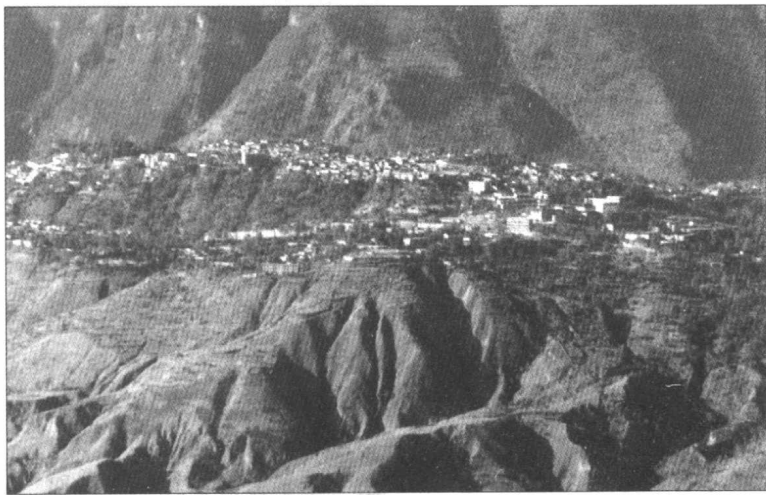
统文明在这里被挥洒演绎得淋漓尽致，源远流长。

仅仅一箭之遥的红河南岸却闭塞、蒙昧、混沌未开。这里虽然山水丰沛，土地肥沃，在河谷地区，因雨量充足，气候温湿，各类植物生长茂盛，稻谷甚至可以一年三熟。但这里还存在着残酷暴戾的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农耕生产还是“靠天吃饭”。而且这里山险水恶，林密箐深，气湿瘴毒，恶疾横行。人称“江外河底，干柴白米，有命来吃，无命来抵”。

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南岸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结绳、刻木记事”，“钻木取火”的原始滞后状态。

一河相阻，天壤之别。原始落后与文明进步是那样鲜明地并列在红河两岸。

那座城叫迤萨，是现在的云南红河县府所在地，就紧挨着红河边，盘踞在南岸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包上。尽管隔了红河，划



山城迤萨

分了江内江外，北岸南岸，但这里并不偏僻，也不贫穷，在文明与落后的交接点上，迤萨是“异类”，突兀而耀眼。

早在一百多年前，迤萨就是云南马帮来往于东南亚的一个重要驿站。有很长一段时期，这里商贾云集，骡马成群，生意十分兴隆。

在云南的马帮历史上，迤萨马帮曾是滇省最强悍的边地马帮势力之一。

迤萨因此而被称为“赶马人的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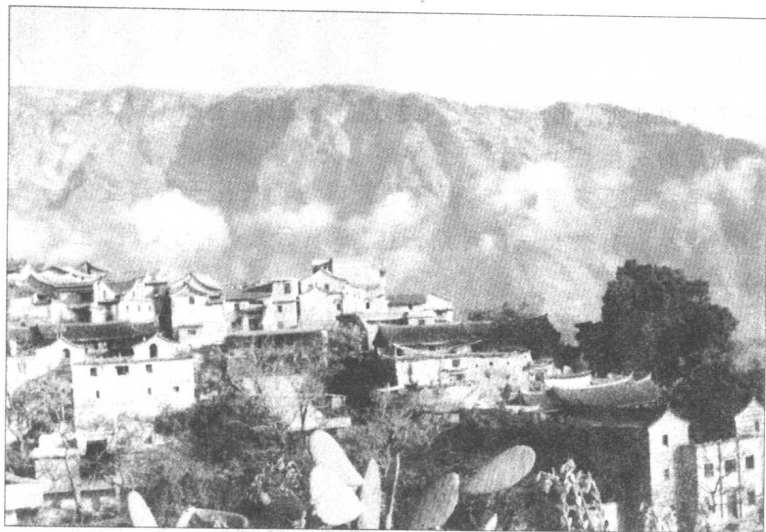
迤萨城给人的感觉十分奇特。

炎热的红河谷，炽烈的阳光肆无忌惮地烘烤着，长长的河面蒸腾起一片热浪，空气被凝练成了一种胶质状，仿佛由无数的金属碎屑织成，很奇怪地闪烁着，一切都淹没在一种虚幻飘渺的境界中。

那座城堡如海市蜃楼般在云气中矗立，在一些白的和灰的浮云萦绕下，在空气中那些闪闪烁烁的小亮斑的笼罩下，它显得那么的不真实。

然而确实是城楼，隐隐绰绰，很高，很威严，城楼旁是一排堡垒似的巨大建筑物，枪眼密布，弹痕累累。拱形的城门下是极陡的一个大坡。在无数枪眼的逼视下，大坨的石疙瘩从坡脚直陡陡地铺进高耸的、大块青石垒砌的城门洞，青石条和乱石疙瘩交织铺就的路一直延伸到城中心。

攀上东门楼旁那排堡垒上的平台，整个河谷、山峦便跃然眼前。从那些枪眼往外看，东门前任何一点动静都清晰无比。迤萨人说，过去土匪、官兵、强盗盗贼眼红迤萨人的财富，时时要来骚扰，轻则抢钱掠货，重则放火烧房，杀人害命，搅得老百姓不得安宁。为了防匪防盗，约两平方公里左右的山头上，围了城



城堡

池，修了城门，筑城楼，砌碉堡，凿枪眼，铺设了毛石街巷。各街道交叉路口、中间地段都建有栅门，把个迤萨城筑得牢固结实，坚不可摧，如铁桶一只。

那时只要有恶人来攻打，全城人就齐上阵，老人孩子妇女也不甘落后，一个石头一根木棒都是打击敌人的武器。迤萨人的勇敢和不怕死是出了名的，只要看看墙上这些弹痕，足以想见当年那一次次争斗的惨烈。

曾有两个迤萨赌徒引狼入室，勾结建水土匪头子来袭击迤萨。土匪们兵分两路，一路走小道直取迤萨西头的安邦村，那村里的男人几乎都出门做生意去了，留守的老弱妇孺无力抵抗，只得仓皇逃往迤萨城内，来不及逃的，被土匪逼得跳崖，死的死、伤的伤。另一路土匪则由匪首率队，从红河边的斐脚渡口直奔迤萨，大肆烧杀抢掳。驻守城内的民团把总见势不妙，忙率着团丁逃走了。迤萨人则迅速组织民兵，同土匪血战。一位六十多岁的老秀才，居然藏在街上的一家店铺里，挖了枪眼，一枪就崩